欽定全唐文

欽定全唐文卷四百三十三目錄

張志和

鸑鷟

濤之靈

王契

桔槔賦

盧賈

請仿古舉士奏

李遵

欽定全唐文卷四百三十三

張志和

志和字子同婺州金華人始名龜齡擢明經以策干肅宗特見賞重待詔翰林授金吾衛錄事參軍賜今名後以親老不仕居江湖自稱烟波釣叟

鸑鷟

造化之初九天相競風之飄飀然曰飆飆乎之飍飍乎而颼颼乎之颬颬乎而扇鴻濛而幺飀吠嘐鼓䫄䬃而悲咤颴颮蹶石拔木蹙浪奔濤其孰能大乎吾之大乎而雲之

氣騰然曰翕乎忽乎之滅沒乎者滃渟烟熅之蓊鬱乎者蒙乎昧乎之昏晦乎者霿靆黤黮之霮霼乎者翳海吞山遏日漫天其孰能大乎吾之大乎者雷之聲塡然曰謋轟轟乎轢轢忽犖犖乎虩虩礮輪奔乎轂乎些歘電烻列缺砉霆驚劈歷乎些若獨不聞乎洪濤震鼓猛獸虓怒彼磔磔者莫吾之與巨其孰能大乎吾之大乎些海之濤奔然曰浩乎汗乎之澶漫乎且澎乎湃乎之滂沛乎且何鯤鵬頒鰓臭翼之聲邪乎且翻鼇盪鯨崩壺倒瀛其孰能大乎吾之大乎且火之熛烈然曰烘乎烇乎之煥爛乎焉翕乎

煜乎之熵炫乎焉𤇆烑灼爍烜爀燆熿涸澤燋山熾日薰天其孰能大乎吾之大乎焉日之燿照然曰煌煌乎陽陽乎歟晶晶乎熒熒乎歟杲杲曈曈炎炎赫赫光天照地流金礫石其孰能大乎吾之大乎歟地之震殷然曰坤乎崙乎之坱圠磅礴之乎之崔乎嵬乎之坳墝确㗾之乎之浸海流河而有常奔山走陵而無疆其孰能大乎吾之大乎之天之鳴窈然曰乾乎圓乎之慗乎只穹乎崇乎之廓乎只昊恢恢之顛顛旻蒼蒼之元元包水旋風蓋地環空其孰能大乎吾之大乎只空之寥㱿然曰豁乎汏乎之曠宕

乎哉虛乎無乎之滌浪乎哉濛洞澔唐青冥蒼茫廓兮而寥寂包天裹地誕陰育陽其孰能大乎吾之大乎哉旣而九天各自競能風之飄曰孰有大乎吾曹之大矣空應之曰吾聞太上之言道名之大可詰而問焉於是雲停其氣風息其飄日罷其耀海弭其濤地復其震火滅其燎天靜其鳴空喪其寥於是乎俾雷之迸入道之境聲者讓響形者讓影不有不無不動不靜九大觀之各慚而還遂相讓爲無爲之邑相與成無爲之域以終乎塵刼之極而已焉歆道之形也虛道之影也無道之聲也初道之響也如昔

之爲狀乎廓然其虛者空也莫然其無者滅也永然其初者遠也靜然其如者定也字之曰遺遐明黙慤博元圓者何也遺以盡其失遐以邈其遙明以照其光黙以湛其寂慤以堅其固博以大其廣元以神其妙圓以規其周故曰德者得也得乎不得不得乎得斯之謂乎得其德者何也文宣得之而無我老氏得之而未孩南華得之獨與天地精神往來而不敖睨於萬物噫沖虛得之泠然御風顏回得之同於大通然則大寥得之無終始已矣夫延吾思之不能竟也將何以窮有物之既乎燿夜者燭腹也稟體者

篋軀也戴芥者負垢也苗蜩者根蟬也晴星者眩華也燭腹之蟲循乎墻篋軀之蟲出乎隙負垢之蟲遊乎業根蟬之蟲植乎土篋軀哂乎燭腹曰子之自謂養生之固者也燭乎腹燿乎夜見乎險阻審乎取舍然而世人相有炫明之患怪乎物亡乎身未若吾之晦迹之逍遥也負垢哂乎篋軀曰子之自謂養生之固者也槖乎體篋乎軀進則外乎首而行恐則内乎元而靜然而出入有首鼠之患怪乎物亡乎身未若吾之葢形之逍遥也根蟬哂於負垢曰子之自謂養生之固者也蓁然芥孽然垢徐然步物之不疑

子之動也蕞然形物之不疑子之生也然而慮風火有驚恐之患未若吾之瘞體之逍遙也之數蟲者各以能之相哂也於是眩華聞之哂乎根蟬曰子之自謂養生之固者也藏乎口匿乎目虛乎心實乎腹根乎足潤水土於外而不行苗乎春受風日於外而屢長無羈廏[illegible]之嫌者矣然而累乎質礙乎有茍遇搖鑿之患怪乎物亡乎身未若吾之瞥然之逍遙也根蟬曰吾稟乎造化之奇妙乎古今之名藏口匿目虛心實腹之數蟲者其於衛生莫吾如也向吾聞子之聲昧子之形狀子之有自何而生眩華曰吾生

乎目之眩長乎視之亂其徐也聯若星之貫其疾也紛若華之散取之而不得捨之而不克謂無而有謂有而無其來也倏見乎造化其去也寂歸乎太虛能遊乎不物之域者方覩乎吾之逍遥墟域同乎於圓也方也於方也圓也故曰至圓無圓而能方至方無方而能圓孰能圓乎方者曰太圓孰能方乎圓者曰太方故太方有言曰昔吾方子之圓而子弗知吾之方太圓曰曩吾圓爾之方而爾不知吾之圓若然者何也其有以哉是故規乎虛者虛之不知其圓也矩乎空者空之不知其方也然則遊心乎太寂之

鄉令規矩無措其巧者其惟太圓之與太方乎

濤之靈

荷水爲珠其圓也非規而不可方者離乎著也爐火爲輪其常也非環而不可斷者疾乎連也背日噴乎水成虹霓之狀而不可直者齊乎影也汲江釀乎酒應波濤之湧而不可停者均乎氣也片雨滴海合滄溟而不可殊者得其一也寂心歸空同太虚而不可分者會其天也日月有合壁之元死生有循環之端定合璧之元者知薄蝕之交有時達循環之端者知死生之會有期是故月之掩日而光

昏月度而日耀日之對月而明奪違對而月朗是故死之換生而魂化死過而生來生之忘死而識空生忘而死見然則月之明由日之照者也死之見由生之知者也非照而月之不明矣非知而死之不見矣且薄蝕之交不能傷日月之體死生之會不能變至人之神體不傷故日月無薄蝕之憂神不變故至人無死生之恐者矣有之非未無也無之非未有也且未無之有而不有未有之無而不無斯有無之至也故今有之忽無非昔無之未有今無之忽有非昔有之未無者異乎時也若夫無彼無有連既往之

無有而不殊無此有無合將來之有無而不異者同乎時也異乎時者待以爲必然會有不然之者也同乎時者代以爲不然會有必然之者也影之問乎光曰吾昧乎體之陰君昭乎質之陽君之初吾之餘君之中吾之窮君之沒吾之滅君之清吾之明何君之好無恒俾吾之令無常與光之答乎影曰子在空而無在實而有在翼而飛在足而走在鉤而曲在弦而直子之近乎燭出子體之外子之遠乎鏡入吾質之內子之自無恒豈吾之獨常歟雖然子之同抑吾之可通吾怪吾之尤者雖吾亦不知之何哉吾遇

陽燧之抱倒乎子之面吾遭羅睺之蝕曲乎子之背吾將問諸造化窮理盡性而不知者命也夫影笑之曰君第收光吾將滅影有之與無由君之與吾何背何正妄推造化之命哉

默之來也默曰一寂能一之默曰二寂能二之默之一也無寂之一也有默之二也無有寂之二也有無一之一也不離乎二二之二也不離乎一然則知寂之不一明默之不二者斯爲之眞一矣夫眞一者無一無二無寂無默無是四者又無其無斯謂之眞無矣夫能游乎眞無之域者

然後謁乎眞一之容者焉夫游乎眞無之域謁乎眞一之容者乃見乎諸無矣寂於是謂默曰若夫諸無者人莫能名焉吾强爲之名者曰太無之寰夫太無之寰者人無能諡焉吾强爲之諡者子能聽之乎曰能寂於是乎端容節氣湛然不語久之而兩忘默之悟曰向也吾聞其名矣又見其無也今也吾聞其諡矣未見其無也斯之謂之太無之諡耶寂之覺曰適吾與子爲微談而子果聞諸子可謂明微矣自默之還也而寂爲之絶談

王契

契字佐卿

桔槔賦

智者濟時以設功强名之曰桔槔何樸斲之太簡俾役力兮不勞作固兮爲我之身臨深兮是我之理若虞機張如鳥斯企山有木因工見汲引之能巽乎水自我成潤物之美不羸瓶而上出何抱甕之勤止執虛趨下雖自屈於勞形持滿因髙終見伸於知巳鄭圃之側潘園之旁溝塍綺錯畎畝相望帶嘉蔬兮映芳草背古岸兮面垂楊欲建標以取别能舉直而自强若垂竿兮匪釣象爟火兮無光不

忘機以棄俗乃習坎而爲常隨用舍而俯仰應淺深而短長重泉之水兮不滯九畹之蘭兮益芳雖欲絶學以棄智其若得存而失亡歌曰大道隱兮世人薄無爲守拙空寂寞老圃之道可行何恥見機而作

盧賈

賈乾元三年兵部侍郎

請仿古舉士奏

臣讀唐史見薛登上疏云古之取士實異於今先覲名行之原考其鄉曲之譽崇禮讓以厲巳取名節以標言以敦

樸爲先最以雕文爲後科故人從禮讓之風士去輕浮之行希進者必修貞確不拔之操行難進易退之規臣因覽前書覩兹舊事望於聖代復用此言則有才者皆務造修無行者不宜推擇

李遵

遵太祖景帝七世孫天寶十四載由執金吾爲彭原郡守肅宗卽位拜工部侍郎領宗正卿封鄭伯乾元二年進封公加特進工部尚書坐賄下獄由太子少傅貶袁州刺史寶應二年拜鴻臚又貶永州司馬大歷二年卒

奏限官職田狀

中外官職田者苗子準令依租分法並入新人水陸田十一月一日已後上者子並入官草準式當司官分其類遷改人乃有一年之中數處合得者按令云職分陸田限三月三十日已前水田限四月三十日夏田限九月三十日已後上者入前人已前上者入後人即是各以耕種時在職者爲主此職既關本是公田耕耘收刈已皆畢功新人方來何理領受請自今後水陸田並限六月三十日宿麥限十二月三十日春麥限三月三十日已前上者入新已

後上者並草並入官若其年已得前任苗子草粟稻麥並不重受亦入官

陸羽

羽字鴻漸一名疾字季疵復州竟陵人不知所生或言有僧得之水濱畜之既長以易自筮得蹇之漸曰鴻漸於陸其羽可用爲儀乃以陸爲氏名而字之師教以旁行書不肯學亡去爲優人天寶中酺吏署爲伶師太守李齊物異之授以書遂廬火門山上元初更隱苕溪自稱桑苧翁詔拜太子文學徙太常寺太祝不就職貞元末卒羽嗜茶著

茶經三篇鬻茶者至陶羽形爲茶神祀之

遊慧山寺記

慧山古華山也顧歡吳地記云華山在吳城西北一百里釋寶唱名僧傳云沙門僧顯宋元㣲中過江住京師彌陀寺後入吳憩華山精舍華山上有方池池中生千葉蓮花服之羽化老子枕中記所謂吳西神山是也山東峯當周秦閒大產鉛錫至漢興錫方殫故創無錫縣屬會稽後漢有樵客山下得銘云有錫兵天下爭無錫寧天下清有錫沴天下弊無錫乂天下濟自光武至孝順之世錫果竭順

帝更爲無錫縣屬吳郡故東山爲之錫山此則錫山之岑嶔也南朝多以北方山川郡邑之名權創其地又以此山爲歷山以擬帝舜所耕者其山有九隴俗謂之九龍山或云鬬龍山九龍者言山隴之形若蒼虬縹螭之合沓然鬬龍者相傳云隋大業末山上有龍鬬六十日因而名之凡聯峰沓嶂之中有柯山華陂古洞陽觀秦始皇塢柯山者吳子仲雍五世孫柯相所治也華陂者齊孝子華寶所築也古洞陽觀下有洞穴潛通包山其觀以梁天監年置隋大業年廢秦始皇塢者村墅之異名昔始皇東巡會稽望

氣者以金陵太湖之間有天子氣故掘而厭之梁大同中有青蓮花育於此山因以古華山精舍爲慧山寺在無錫縣西七里宋司徒古長史湛茂之家此山下故南平王鑠有贈答之詩江淹劉孝標周文信並游焉寺前有曲水亭一名憩亭一名歇馬亭以備士庶投息之所其水九曲甃以文石𤕌𤕌奫淪潺湲濯漱移日寺中有方池一名千葉蓮花池一名纑塘一名浣沼歲集山姬野婦漂紗滌縷其渺皓之色彼耶溪鏡湖不類也池上有大同殿以梁大同年置因名之從大同殿直上至望湖閣東北九里有上湖

一名射貴湖一名芙蓉湖南控長洲東泊江陰北淹晉陵周圍一萬五千三百頃蒼蒼渺渺迫於軒戶閣西有黃公澗昔楚考烈王之時封春申君黃歇於吳之故墟即此也其祠宇享以醪酒樂以鼓舞禪流道侔不勝淬噪遷於山東南林野之中夫江南山淺土薄不自流水而此山泉源滂注崖谷下溉田十餘頃此山又當太湖之西北隅紫崍四十餘里惟中峯有叢篁灌木餘盡古石嵌崒而已凡烟嵐所集發於蘿薜令石山橫亘濃翠可掬昔周柱史伯陽謂之神山豈虛言哉傷其至靈無當世之名惜其至異爲

訛俗所棄無當世之名以其棟宇不完也爲訛俗所棄必其聞見不遠也且如吳西之虎邱丹徒之鶴林錢塘之天竺以其臺殿樓榭崇崇業業車輿洊至是有嘉名不然何以與此山爲儔列耶若以鶴林望江天竺觀海虎邱平眺郡國以爲雄則曷若茲山絕頂下瞰五湖彼大雷小雷洞庭諸山以掌睨可矣向若引修廊開邃宇飛簷眺檻凌烟架日則江淮之地著名之寺斯爲最也此山亦猶人之秉至行負淳德無冠裳鐘鼎爲邇俗所不修宜矣夫德行者源也冠裳鐘鼎者流也茍無其源流將安發子敦其源亦

伺其流希他日之營立爲後世之洪注云

論徐顏二家書

徐吏部不授右軍筆法而體裁似右軍顏太保授右軍筆法而點畫不似何也有博識君子曰蓋以徐得右軍皮膚眼鼻也所以似之顏得右軍筋骨心肺也所以不似

陸文學自傳

陸子名羽字鴻漸不知何許人也或云字羽名鴻漸未知孰是有仲宣孟陽之貌陋相如子雲之口吃而爲人才辯篤信褊躁多自用意朋友規諫豁然不惑凡與人宴處意

有所適不言而去人或疑之謂生多嗔及與人爲信雖氷雪千里虎狼當道而不愆也上元初結廬於苕溪之濱閉關對書不雜非類名僧高士談讌永日常扁舟往來山寺隨身惟紗巾藤鞋短褐犢鼻往往獨行野中誦佛經吟古詩杖擊林木手弄流水夷猶徘徊自曙達暮至日黑興盡號泣而歸故楚人相謂陸子蓋今之接輿也始三歲惸露育乎竟陵大師積公之禪院自幼學屬文積公示以佛書出世之業子答曰終鮮兄弟無復後嗣染衣削髮號爲釋氏使儒者聞之得稱爲孝乎羽將授孔聖之文可乎公曰

善哉子爲孝殊不知西方染削之道其名大矣公執釋典不屈子執儒典不屈公因矯憐無愛歷試賤務掃寺地潔僧厠踐泥汙墻負瓦施屋牧牛一百二十蹄竟陵西湖無紙學書以竹畫牛背爲字他日問字於學者得張衡南都賦不識其字但於牧所傚青衿小兒危坐展卷口動而已公知之恐漸漬外典去道日曠又束於寺中令其翦榛莽以門人之伯主焉或時心記文字懵然若有所遺灰心木立過日不作主者以爲慵惰鞭之因歎歲月往矣恐不知其書嗚咽不自勝主者以爲蓄怒又鞭其背折其楚乃釋

因倦所役捨主者而去卷衣詣伶黨著謔談三篇以身為伶正弄木人假吏藏珠之戲公追之曰念爾道喪惜哉吾本師有言我弟子十二時中許一時外學令降伏外道也以我門人衆多今從爾所欲可緝學工書天寶中郢人酺於滄浪道邑吏召子為伶正之師時河南尹李公齊物出守見異捉手拊背親授詩集於是漢沔之俗亦異焉後負書於火門山鄒夫子別墅屬禮部郎中崔公國輔出守竟陵郡與之遊處凡三年贈白驢烏犎牛一頭文槐書函一枚白驢犎牛襄陽太守李憕見遺文槐函故盧黃門侍郎

所與此物皆已之所惜也宜野人秉蓄故特以相贈洎至德初秦人過江子亦過江與吳興釋皎然爲緇素忘年之交少好屬文多所諷諭見人爲善若已有之見人不善若已羞之苦言逆耳無所迴避由是俗人多忌之自祿山亂中原爲四悲詩劉展窺江淮作天之未明賦皆見感激當時行哭涕泗著君臣契三卷源解三十卷江表四姓譜八卷南北人物志十卷吳興歷官記三卷湖州刺史記一卷茶經三卷占夢上中下三卷並貯於褐布囊上元辛丑歲子陽秋二十有九

僧懷素傳

懷素疎放不拘細行萬緣皆繆心自得之於是飲酒以養性草書以暢志時酒酣興發遇寺壁里墻衣裳器皿靡不書之貧無紙可書嘗於故里種芭蕉萬餘株以供揮灑書不足乃漆一盤書之又漆一方板書至再三盤板皆闕一字懷素伯祖惠融禪師者也先時學歐陽詢書世莫能辨至是鄉中呼為大錢師小錢吏部韋尚書陟見而賞之曰此沙門札翰當振宇宙大名懷素心悟曰夫學無師授如不由户而出乃師金闕一字兵曹錢唐鄔彤授其筆法鄔亦劉

氏之出與懷素爲羣從中表兄弟至中夕而謂懷素曰草書古勢多矣惟太宗以獻之書如凌冬枯樹寒寂勁硬不置枝葉張旭長史又嘗私謂彤曰孤蓬自振驚沙坐飛余師而爲書故得奇怪凡草聖盡於此懷素不復應對但連叫數十聲曰得之矣經歲餘辭之去彤曰萬里之別無以爲贈吾有一寶割而相與先時人傳彤有右軍惡溪小王騷勞三帖擬此書課以一本相付及臨路草書豎牽似古釵脚勉旃至晚歲顏太師眞卿以懷素爲同學鄔兵曹弟子問之曰夫草書於師授之外須自得之張長史覩孤蓬

驚沙之外見公孫大娘劍器舞始得低昂迴翔之狀未知鄔兵曹有之乎懷素對曰似古釵脚爲草書豎牽之極顏公於是佁佯而笑經數月不言其書懷素又辭之去顏公曰師豎牽學古釵脚何如屋漏痕素抱顏公脚唱賊久之顏公徐問之曰師亦有自得之乎對曰貧道觀夏雲多奇峯輙嘗師之夏雲因風變化乃無常勢又無壁折之路一一自然顏公曰噫草聖之淵妙代不絶人可謂聞所未聞之旨也

陸羽曰徐吏部不授右軍筆法而體裁似右軍顏太保授

右軍筆法而點畫不似何也有博識君子曰蓋以徐得右軍皮膚眼鼻也所以似之顏得右軍筋骨心肺也所以不似也

王冰

冰寶應中官京兆府參軍金部員外郎

黃帝內經素問序

夫釋縛脫艱全真導氣拯黎元於仁壽濟羸劣以獲安者非三聖道則不能致之矣孔安國序尚書曰伏羲神農黃帝之書謂之三墳言大道也班固漢書藝文志曰黃帝內

經十八卷素問即其經之九卷也兼靈樞九卷迺其數焉雖復年移代革而授學猶存懼非其人而時有所隱故第七一卷師氏藏之今之奉行惟八卷耳然而其文簡其意博其理奥其趣深天地之象分陰陽之候列變化之由表死生之兆彰不謀而遐邇自同勿約而幽明斯契稽其言有徵驗之事不忒誠可謂至道之宗養生之始矣假若天機迅發妙識元通蕆謀雖屬乎生知標格亦資乎詁訓未嘗有行不由徑出不由戶者也然刻意研精探微索隱或識契眞要則目牛無全故動則有成猶鬼神幽贊而命世

奇傑時時閒出焉則周有秦公漢有淳于公魏有張公華公皆得斯妙道者也咸日新其用大濟烝人華葉遞榮聲實相副蓋教之著矣亦天之假也冰弱齡慕道夙好養生幸遇眞經式爲龜鏡而世本紕繆篇目重疊前後不倫文義懸隔施行不易披會亦難歲月旣淹襲以成弊或一篇重出而別立二名或兩論併吞而都爲一目或問答未已別樹篇題或脫簡不書而云世闕重合經而冠鍼服併方宜而爲欬篇隔虛實而爲逆從合經絡而爲論要節皮部爲經絡退至道以先鍼諸如此流不可勝數且將升岱嶽

非遐奚為欲詣扶桑無舟莫適乃精勤博訪而并有其人歷十二年方臻理要詢謀得失深遂夙心時於先生郭子齋堂受得先師張公祕本文字昭晰義理環周一以參詳羣疑冰釋恐散於末學絕彼師資因而撰注用傳不朽兼舊藏之卷合八十一篇二十四卷勒成一部冀乎究尾明首尋注會經開發童蒙宣揚至理而已其中簡脫文斷義不相接者搜求經論所有遷移以補其處篇目墜缺指事不明者量其意趣加字以昭其義篇論吞并義不相涉闕漏名目者區分事類別目以冠其首君臣請問禮義乖失

者考校尊卑增益以光其意錯簡碎文前後重疊者詳其指趣削去繁雜以存其要辭理秘密難粗論述者別撰元珠以陳其道凡所加字皆朱書其文使今古必分字不雜糅庶厥昭彰聖旨敷暢元言有如列宿高懸奎張不亂深泉淨瀅鱗介咸分君臣無夭枉之期夷夏有延齡之望俾工徒勿誤學者惟明至道流行徽音累屬千載之後方知大聖之慈惠無窮時大唐寶應元年歲次壬寅序

素問六氣元珠密語序

余少精吾道苦志文儒三冬不倦於寒窗九夏豈辭於炎

暑後值則天理位忠良多見被害遂乃退志休儒繼日優游棲心至道每思大數憂短景以無依欲究真詮慮流年而不久故乃專心問道執志求賢得遇元珠子乃師事之爾卽數年間未敢詢太元至妙之門以漸窮淵源方言妙旨授余曰百年間可授一人也不得其志求之者勿妄泄矣余卽遇元珠子與我啟萌故自號啟元子也謂啟問於元珠子也今則直書一本計十卷其目曰元珠密語乃元珠子密而口授之言也今余於百年間不逢志求之士亦不敢隱沒聖人之言遂書五本每本一十卷頭尾篇類同

義藏於五嶽深洞中先饗山神後乃藏之恐後人志求之者可以遇之如得遇者可以珍重之寶愛之勿妄傳之不得其人不可輕授之爾此元珠子授余之深誠也此十卷書可以見天之令運之化地產之物將來之災害可以預見之素問中隱奧之言可以直而申之可以修養五內資益羣生有伐強補弱之門有祛邪全正之法故聖人云天生天殺道之理也若能究其元珠之義見天之生可以延生見天之殺可以逃殺陰符經曰觀天之道執天之行盡矣此者使人能順天之五行六氣者可盡天年一百二十

歲矣其有天亡者蓋自五行六氣遞相罰天也故祖師言六氣之道本天之機其來可見其往可追可以著之玉板藏之金匱傳之非人殃墮九祖爾

劉嶢

嶢肅宗時人

取士先德行而後才藝疏

國家以禮部爲孝秀之門考文章於甲乙故天下響應驅馳於才藝不務於德行夫德行者可以化人成俗才藝者可以約法立名致有朝登科甲而夕陷刑辟制法守度使

之然也陛下焉得不改而張之至如日誦萬言何關理體文成七步未足化人昔子張學干祿仲尼曰言寡尤行寡悔祿在其中矣又曰行有餘力則以學文今舍其本而循其末況古之作文必諧風雅今之末學不近典謨勞心於草木之間極筆於烟雲之際以此成俗斯大謬也昔之採詩以觀風俗詠卷耳則忠臣喜誦蓼莪而孝子悲溫良敦厚詩教也豈主於淫文哉夫人之愛名如水之就下上有所好下必甚焉陛下若以德行爲先才藝爲末必敦德勵行以佇甲科鄭舒俊才沒而不齒陳實長者拔而用之則

多士雷奔四方風動風動於下聖理於上豈有不變者歟

欽定全唐文卷四百三十四目錄

蕭定

定字梅臣太子太保瑀曾孫以蔭起家陜州參軍事擢右司郎中外歷袁州潤州刺史大歷中遷戸部侍郎轉太常卿朱泚反變姓名爲張誕不汙賊事平擢太子少師興元元年卒年七十七贈太子太師

袁州文宣王廟記

於戲大樸旣往淳風不扇天將以夫子爲木鐸而大賚于生人天縱夫子以聖德而誕敷于文教不然則禮樂墜于

地憲章弛而不張忠信薄于家人其被髮左衽矣周德旣衰諸侯擅命君非堯舜其能以天下讓於聖人道在先天其能違天命要於富貴故夫子屈身以行道而道濟天下邁德以立訓而訓被家邦向使夫子爲有土之君南面而治則大道洽于羣物而況于人乎大化行於蠻貊而況於華夏乎夫天運之陵夷下人之昏墊若虞泉之不可晝也故夫子鬱厄於當時生人之末窮世數之相變若長江之不可竭也故夫子道行乎千載覼乎有國有家者微夫子之教其何以行之哉夫子之教也修身以及家自家以刑

國而治道備矣是以治萬人如治其身治天下猶治其家使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之道粲然明白若日月之照臨光於上下是故用其大者其治大用其小者其治小不用而能治者未之有也且三代之主皆聖君也而猶社稷與世數存沒祀典將子孫廢興則其餘皆可得而知矣夫子官爲司寇道冠百王歷萬古而彌尊與四時而並運生徒滿天下祠宇充郡國與生人終始同天地盈虛非天下之至聖孰能與於此乎稽夫兩楹坐奠惟夫子疇昔之夜夢之尊爲人君惟開元御歷之辰應之則開元叶明王之符夫

子播人君之化矣大歷元祀定自尚書左司郎中試祕書少監兼此州刺史衹膺典禮式展誠敬入夫子之庭廡美盛德之形容高堂歸然垣墉半落俎豆斯在榱桷全朽靈像頹容門人虛位乃謀及寮吏撰日增修府寮從胄子從龜從筮從是之曰大同敢徵良匠衹敬蕆事改造夫子及四科之像兼畫七十二子之容江鄉土卑垣墉多隙以板易竹以粉代圬廊廡庭除四顧交葺籩豆簠簋罔不畢陳入其室若聞講誦之音升其堂如聆金石之響冀夫袁江之上將宏洙泗之風袁山之人能傳鄒魯之學儒行充於

比屋中庸化而為俗矣非曰能之也冀能者賡之述而不作識之可已時大歷二年疆圍協洽歲律中無射之月兼刺史蕭定記

改修吳延陵季子廟記

有吳之興也泰伯讓以得之有吳之衰也季子讓以失之為讓之情同而興衰之體異何哉泰伯之讓讓以賢也故周有天下而吳建國焉季子之讓賢以讓也當周德之衰而吳喪邦焉或曰非所讓而讓之使宗祀泯絶而不血食豈曰能賢斯可謂知存而不知亡者矣夫治亂時也興亡

運也故至至而不可却終終而不可留黄河旣濁阿膠無以正其色鹽池斯鹹弊箄不能匡其味與夫當濁亂之世召力勝之戎讓與爭孰賢乎易曰知幾其神則季子之見可謂知幾矣季子之明可謂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矣至於聽樂辨列國之興亡審賢知世數之存沒挂劍示不言之信避國保無欲之貞故有吳之祀寂寥而延陵之饗如在元風可想至德興歎美之詞哲人其萎表墓著嗚呼之篆向微德仁兩至則夫子不復歎焉詳其精義被物鈎深致遠之旨烏可究其津涯而窺其墻仞哉是知讓之爲

德在於生靈不獨其子孫明矣國有祀典人懷永思定忝列藩條欽崇懿範于以加敬嚴乎閟宮别闈壼之内外正衆臣之序位舊以泰伯之廟在於蘇臺而制季子之祠像設東面非由典禮諒無取焉必也正名於是乎在祈報獻奠贄幣宜列于軒廂春秋禮薦俎豆當陳于正寢俾觀像者識賢人之遺風可律審度者知經德之禮秩無差末學陋詞不足頌其休烈寒來暑往敢用同於紀年時大唐大歷十四年歲在巳未八月戊戌朔二十七日甲子正議大夫使持節潤州諸軍事守潤州刺史上柱國賜紫金魚袋張獻誠

新拜尚書戶部侍郎蘭陵蕭定字梅臣記

張獻誠

獻誠輔國大將軍守珪子天寶末陷安祿山授僞署後事史思明將兵守汴州東都平史朝義走還汴獻誠不納藉所統兵以州降詔即拜汴州刺史封南陽郡公改寶應軍左廂兵馬使更封鄧國公擢山南西道節度使兼節度劒南東川大歷三年疾歸京師以檢校戶部尚書知省事

讓戶部尚書疏

臣聞在滿防溢則無其咎知進忘退是必凶終聞之往賢

深以爲誠微臣獲宥寬政于茲六年猥蒙驅策委以心膂
總戎持憲按俗宣風皆匪因人率繇睿獎每用刻骨內訟
于心何德于天何功至此誓期死節上報生成不謂去歲
以來風痺成疾而聖恩益厚光寵愈深俾堂弟獻功代臣
節制授臣右職復檢校戶部尚書渥恩蟬聯晝日三接臣
以寢瘵之故竟不得趨拜軒墀授官累日又不得入曹視
事多所曠廢職臣之繇今形貌支離精魂蕩越竊自診視
慮不終朝大懼祿位逾涯以速顛沛伏願察臣丹懇罷臣
此官消臣滿盈之禍延臣晷刻之命倘光天下照曲遂愚

衣粉骨糜軀死將不朽

韋元甫

元甫初任滑州白馬尉累遷蘇州刺史浙江西道都團練觀察使大歷初徵爲尚書右丞授揚州長史兼御史淮南節度觀察等使六年卒

謝恩表

臣某言中使楊華林至伏奉敕書宣慰臣及將士者祇奉寵靈進退兢惕臣某中謝臣本書生素非公器恭守憲令所期自勉總司戎律實非所長頃者宣州用兵皆以詔書

百生何報仰天跼地自省無能撫本循涯罔知攸措便當門施棨戟綬綰銀黄車服有加子孫蒙福禽鳥飛動不知天地之功草木芬華空滋雨露之澤誓將輕命上答生成冀効涓埃以裨萬一

崔瓘

瓘博陵人累官至澧州刺史風化大行優詔特加五階至銀青光祿大夫移潭州兼御史中丞充湖南都團練觀察處置使大歴五年兵馬使臧玠搆亂遇害

對驅儺判

月晦所司闕堂贈之禮

烏鳴亳社燕死吳宮屋室坐焚營魂遠盡下堂待傅嘗聞宋女之貞上國同盟亦曰諸侯之義情深恒化事急災分介之旌綿何嗟及矣求也攝帛如可贖兮豈澶泉之無歸固匍匐而將救歛怨爲德容或干刑贈死及屍昧非懵禮覽公羊之大傳自有明文考縣象之舊章了昧非法人且無罪事固絕論

崔伯陽

伯陽肅宗朝御史中丞坐鞫天興令謝夷甫誅盜爲侍御

史毛若虛所構貶高郵尉

珠賦 并序

高郵西北有湖名甓社近歲夜見大珠其光屬天嘗問諸漁者言或遇於他湖中有竊謀之者則風輒引船而去終莫能至賦曰

鑠高郵之經治裂揚州之故部有湖隸旁將三十所大或萬頃小亦千畝穹山大野谿谷郊藪晝夜走險越千里而來赴者莽不知其幾千百處壓東南之淤漫勢膠轕而無涯漑灌乎民田漕引乎國家聞乃省貢書考圖編所陳者

特盤飡之微固不聞有把握之貴爲當世之所傳發詠乎
川珍翺翔平水邊爰有莵人漁子相語而來前曰先生之
念者貨也若夫川澤之精理則不然不寶於人獨寶於天
令此有夜光之珠産於深淵其始也天和景晴湖波夜平
煙冉冉以四收萬籟息而無聲則知珠也凛氣將之若海
月之升含彩吐耀周隅皆明呀紺石而爲宮被綠苔以垂
纓挹奔星之光芒吸沆瀣之精英木散景兮扶疎草露實
兮紅青林鳥驚而移枝羣犬愕兮爭鳴於是邛人徐來上
流俱起撫鴻罿以先趍領罾笱之已試連嶶挺扠灑網持

紲嗟雖鑑其眉睫疑未曉其機器方詭罝之漸張果造形而已逝而況伏見靡時倏彼倏此與蛟龍之爲朋曾風雨而作衛彼能三足而在籞鼈九肋而充饋漢蛟鮓之青骨鄭黿美之異味勍牛悅水而黃犇澤馬玩繩而足躓犀狎偶而解角翠因媒而折翅江使被執於行役巨魚爲腊於貪餌文貝璖瑁出禍其腸腹金華玉英坐窮於淘繼蠯蜃胎寒熠燿自喜怵絶意於遐引適足殺其軀而已矣是故數者我固謂之貨也能不爲珠之笑耶子曰嗚呼噫嘻信子言也旣明且哲則大雅君子者耶不常所居擇利害而

去就者耶用以晦明知在已者耶色斯舉矣學孔子之徒者耶薄泥塗而不辱不恥下賤者耶川不涸岸不枯有德鄉里者耶久而不聞其遯世者耶旣而復曰嗚呼噫嘻照魏王之乘耶燭隋侯之室耶謂上幣耶飾冠冕而佩耶客有聞者亦矍然而興曰嗚呼噫嘻吾聞諸石室之書曰王者得之長有天下四夷賓服然則得之者或非其心獨王者之心也

韓滉

滉字太沖宰相休子以蔭授左威衞騎曹參軍至德初累

遷祠部考功吏部員外郎大歷中遷太常卿拜鎮海軍節度使封南陽郡公貞元元年拜檢校左僕射同平章事進封鄭國公二年改封晉國加度支諸道鹽鐵等使三年以疾薨年六十五贈太傅謚曰忠肅

進解縣安邑兩池生乳鹽表

臣頃進漫生鹽故老相傳已稱靈瑞今乳鹽新出特表非常伏請薦於清廟編之史冊

請伐吐蕃疏

吐蕃盜有河湟爲日已久大歷以前中國多難所以肆其

侵軼臣聞其近歲以來兵衆寖弱西逼大食之强北病回紇之衆東有南詔之防計其分鎮之外戰兵在河隴者五六萬而已國家若令三數良將長驅十萬衆于凉鄯洮渭並修堅城各置三萬人足當守禦之要臣請以當道所貯蓄財賦爲饋餫之資以充三年之費然後營田積粟且耕且戰河隴二十餘州復之可翹足而待也

毁佛寺鐘磬判

佛本無形有形非佛泥龕塑像任日崩頽銅鐵之流各還本性

斷法師雲晏等五人聚集賭錢因有喧爭判

正法何曾執具空門不積餘財白日既能賭博通宵必醉樽罍强說天堂難到又言地獄常開並付江神收管波中便是泉臺

昭德皇后哀冊文

維貞元二年歲次景寅十一月丁亥朔十二日戊戌大行皇后崩於兩儀殿旋殯於西階越朞（一作三）年歲次丁卯三月景辰朔二十九日甲申大行昭德皇后將遷座於陵臺禮也長秋宵闢靈轀夙備哀笳候曉咽挽增欷容衞儼然

祖庭愔邃動常情以自失矧孝思之天至哀子皇太子痛鳳翣之將引哀雲陵之永訣號遺奠以登餕臨凱風以泣血臣滉奉詔式揚懿烈其詞曰

坤厚載物乾道由儀成象大矣貞㣲纂之芳闈在邰俔表天施風宏王雅慶發明離靜恭之德斯贊庶方之教聿熙誠軒星之降彩何玉華之遽萎嗚呼哀哉桂館纏哀椒塗燎寢翬衣卷玉龍扛綢錦内朝遽閟公宫曷稾形管空貽黄桑罷紝宸衷悼深於故劍儲貳痛絶於匀飲惟華宗之遠派實統業於周王猗烈祖之上仙固命氏之靈長沙麓

之徽爰契笙華之慶載洋穆嘉猷於洲渼躋盛德之任姜后內輔以同體飾芳音以融光賦樛木以逮下鄙脫簪以自彰夙著當熊之績早膺靈鳳之祥布一德以蕃衍貞萬國以元良將順簡以柔克奚震蝕而靡常掩圓魄以就晦絕坤維而不張嗚呼哀哉臣妾何恃宮壼安仰湊永巷以晨謁瞻蘭殿以凝想庭寥寥以增曖總襜襜以不敞激號唱以俱發達蒼冥以振響嗚呼哀哉通靈甫搆天京啟阡壽原春慘新宮晝元珠襦已襚玉座將遷哀嬪負璽泣御收筵鸞輅徐轉鑾旗導前慟皇情以餘渥下北極以辭天

想衣練以崇儉絶傾筐而詠賢嗚呼哀哉瑶齋永閉鑿鑑長委靈仙眇邈母儀在紀嬀汭同風塗山繼美配祇薦號騰英流祉惟皇儲之孺慕方銜恤以頓毀掩禮經之前蹤達天下之孝理遵睿懷之慘怛昭天行之終始垂千古而自揚豈臣詞之足擬嗚呼哀哉

崔造

造字元宰深州安平人累官左司員外郎擢給事中貞元二年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罷爲太子右庶子卒年五十一

與權德輿書

造白僕嘗以道喪日久罕見君子閒者奉睹得聞循上之
方體仁之度言發理契心朗目明涉道之誠若乘川而得
舟楫其慰感也寤寐自賀竊思前賢心感之重義叶之固
或約之以朋友或申之以婚姻聚之以望閭悅之以宴好
俾一日之合爲累世之歡裔嗣承流清風自遠克成貞素
之業永稱道德之門即潁川荀陳蓋其事也僕不揆鄙固
景行行之早年嘗與二三情友約誠同此世物多故志爲
事奪存沒有閒通塞殊尚今中年已及此心猶阻永懷愧
歎怵怍如厲幸以罪廢貶秩向終法尚放還歸齒田里追

懼前失淉勵愚衷咨諭弟兄導率妻子甘與時絶永安邸
樊息女二人姿性及義以靜約爲尚以琴書爲適庶可以
承君子之好備有道之室長女先約故司徒元子宏農楊
宏微幼女未笄願繼德嗣北歸之日敬俟嘉命夫人之生
母道之動也動而能靜是謂返本僕婚嫁旣畢退身巖阿
靜以營神虛以順命與骨肉姻戚蹈道爲期還復之中庶
乎返本未審足下以爲何如遠布所懷跂聞雅論造頓首

孫鎣

鎣肅宗朝監察御史七馬坊押官盜掠人天興令謝夷甫

殺之鋻鞫其獄直夷甫帝怒流播州

罔兩賦 以道德希夷仁美為韻

南華眞人立元古恣探討折罔兩之喻明希夷之道將欲侔三光之懸為百代之寶其始也若乃天清氣明長雲如埽呈纖微之虛質揚太陽之杲杲莫不以影為典以形為則動靜委任濃纖合德欣禦寇之輕盈恥壽陵之匍匐遇夫明也有似夫亨通遇夫陰也何異於否塞罔兩責於影曰子實傷躁吾之甚微謂為無也雖微而必有謂為有也雖可名曰希吾將舍子而去子復何所歸影乃假詞而諭

曰夫鴻鈞造物其道大夷至精者不思而立得憒昏者役慮而不知則吾之與爾皆形之陰也焉得以自頤亦可以含天地之大德承日月之無私幸文明之宣照故纖毫而不遺罔兩於是欣然而應曰此乃遁其身居其神靜躁匪肅吉凶由人雖讒構不能以相間安繩墨之竟爾相因懿夫行高道潔煦然慈仁規行矩步和光同塵志存禮義上奉君親是以吾之與爾俱得其真無終日之見舍同不孤之有鄰豈比夫共體囂頑本枝險詖隨誇競以馳騁靡道德之浸漬務呫囁之委曲疲趦趄之巧僞騰浮薄而爲名

竟顛躓以俱累豈與盛明之光燭希薦能而比義